

冯玉芝 著

肖洛霍夫小说

诗学研究

X I A O L U O H U O F U X I A O S H U O
S H I X U E Y A N J I U

山西人民出版社



074

肖洛霍夫小说 诗学研究

X I A O L U O H U O F U X I A O S H U O
S H I X U E Y A N J I U

冯玉芝 著

责 编:孔庆萍

复 审:石凌虚

终 审:王灵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冯玉芝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2

ISBN 7-203-04455-6

I. 肖... II. 冯... III. 小说-文学研究-苏联-现代 IV. 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1091号

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

冯玉芝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字数: 200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册

*

ISBN 7-203-04455-6

I·1124 定价: 12.50元

别奏新声(代序)

冯玉芝博士的大作《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付梓之际,嘱我为之作序,感到很荣幸。有关这本书,早在答辩时,参加的众位评委就对该文的诸多优点,多所辨析和褒扬,此后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打磨”,如今的定稿想必更加精粹吧?按说,我是不必再多说些什么的了。

但既然答应了,就还是说一点:算不得什么宏论,不过是我学习阅读后的一点体会和感想吧。

我们知道肖洛霍夫是 20 世纪前苏联伟大作家之一,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已经成为 20 世纪世界文坛经典,在其问世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在前苏联时期,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国际上对其的研究、评论、解析、探颐之作都层出不穷,时至今日,如果我说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一门“肖洛霍夫学”的话,这绝不是夸张。这股“肖洛霍夫热”在当今俄罗斯,不是在销声匿迹,而是更热了。凡对俄罗斯今日文坛多少有些了解的同志,想必都会同意我的看法。

然而,从来的批评界——无论是前苏联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当今俄罗斯和国际学术界——在对肖洛霍夫的研究和评论中,几乎都是围绕作家作品的外围打转转,而从未或很少有人认真研究一下肖洛霍夫的诗学手法,研究作家在俄语语境下所叙述的传统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诗学手法上的创新,更别谈此类创新

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上的意义等。如果援引爱伦·坡的概念,评价文学作品无外乎两点,即“同一的真”和“统一的真”,前者是指作品与其指涉的现实的相符性;后者则指作品本身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即作品本身的内在构造是否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符号或文本都具有这样的两重性。

我没有在肖洛霍夫研究中多加涉猎——尽管他也是我最喜爱的前苏联作家之一。但如仅就我所知道的谈印象的话,我敢说迄今为止的多数研究论著,大都仅只逗留在内容层面上。换句话说,也就是仅仅围绕着我们所说的“同一的真”的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这方面的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说,从作家代表作第一部发表(1928)之初就已经展开,而且直到今天,这一争论的余波仍然尚未全部止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苏联批评界受 20 世纪 20 年代盛行文坛的拉普即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影响颇深,针对《静静的顿河》及其主人公格里高力·麦列霍夫这个形象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均与作品“同一的真”的价值判断问题相关。姑且把这些年来人们所提出的问题简单罗列一番,即可见一斑,如社会主义时期能不能、应不应该写悲剧?社会主义时期还有没有悲剧?为什么肖洛霍夫不写时代的先进人物、坚定的革命者,而是写了一个在革命与反革命尖锐斗争的战场上“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反复无常于革命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这么一个“中间人物”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能不能表现像顿河哥萨克暴动居然起而反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样的史实——既然按革命的发展的眼光看,诸如此类的暴动,远非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如果不是逆流,至少也是非主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时间是最伟大的过滤器和最严厉的法官。今天,许许多多名盛一时的伪杰作都烟消云散了,而《静静的顿河》等作品却一如既往,如一座伟大的历史文化丰碑屹立在 20 世纪世界文化史上,焕

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和岁月打磨不掉的光彩,这一现象本身就颇耐人寻味。历史只垂青那些深刻表现了民族历史真相的作品,而虚假的、貌似真实的、某一时刻似乎不可一世的东西,终究难以逃脱历史的冲洗。

时间最大的作用是它的“去蔽”之功能。它能把在特定意识形态蒙蔽下的尘埃洗去,而把真相赤裸裸地显现出来。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首往日围绕着《静静的顿河》等世界文学名著而曾经有过的那一番喧嚣,能不令人感慨系之吗?是呵,我们曾经浪费了多少宝贵的精力、时间和神经元,而去琢磨那些本不存在的伪命题、伪问题呵?

所谓“去蔽”,最主要的,是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伪命题之蔽。时至今日,这一曾经被奉为前苏联文学创作的圭臬的根本原则,已经暴露出了它的非科学性。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共识,不止一位批评家谈到这一点。^①其实,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从一开始就无法被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具有强烈党派色彩的概念框架里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犹如一个小小的瓶子,它盛不下《静静的顿河》这样一棵参天大树。^②从来的评论之所以言不及义,原因就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受了这一伪命题的蛊惑,而走上了一条根本的阐释之迷途。如果我们仍然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语义立场上,我们就永远也无法看破《静静的顿河》的真相,只有把这一伪命题“悬置”起来,才能多多少少弄明它的真相。

《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杰作的“要害”,在于其对历史真实的忠实;肖洛霍夫的伟大,在于他直面真实的勇气和力

① [俄]安·陀·西尼亚夫斯基:《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笑话里的笑话》,第1~45页,薛君智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俄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共识。

量。在这个问题上,肖洛霍夫一如古今中外那些“良史”,既不为“尊者讳”,更不为“时风”所左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秉笔直书,真诚无隐,体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良知。肖洛霍夫之所以能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铁幕”时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实至名归、众望所归。而《静静的顿河》等名作的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们那能够超越于特定时代的“超时代性意义”,也就是说,是因为它描写了“人的永恒的魅力”和或多或少的“普遍人性”。如果说任何一部艺术杰作,它的意义永远都是在与时代共进、与时代共同“增值”的话,那么,我们敢说,《静静的顿河》等名作的意义,就在于此。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便能多少领悟冯玉芝博士的论著对于我国肖洛霍夫研究的意义所在了。应当指出,表明肖洛霍夫是如何凭着其艺术良知从生活出发提炼主题的,并不是冯博士探讨的重点——论著对此只是点到为止。她所探讨的,更多的属于上文我们所说的“统一的真”的问题范畴。“肖洛霍夫小说的艺术形态”即诗学特征问题,我以为其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同一的真”问题系列,尽管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从原理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和对象化的产物。鉴于以往的研究多以小说的内容即“同一的真”为旨归,这样的著作就更加意义非凡了。如果我们能够从小说的形式(当然不是纯形式,因为纯形式是不存在的;所有形式都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入手,在微观与宏观的统一中揭示小说的诗学特征,那么,这样一部论著无疑是一部别奏新声之作,它可以引导我们走进肖洛霍夫研究中的另一新天地、新境界。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应当说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国际斯拉夫学界的老问题。大约是在1958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版同时在意出版,同样都产生于前苏联而形态又截然有别的这两部杰作,似乎默默地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它们在形态上或诗学建构上,究竟有何差异呢?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呢?新的问题似乎在向人们默默地挑战:看谁敢于应战并回答这一问题。

冯博士的这部论著为这一问题给出了初步的、较为圆满的答案。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拈出的“整合”二字,正是这两个字使得这部论著没有沦落为艺术分析家的解剖刀:把完整有机的作品肢解为七零八落的碎块儿。呜呼!有多少文学名著“丧身”于文学批评家的手术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敢说批评家的功绩有多大,他的罪过便也有多大。一部作品,尤其是像《静静的顿河》等这样一些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定评、业已成为20世纪经典之作的名著,更是思想与艺术的统一体。面对这类作品,批评家必须能高屋建瓴、统领全局,在全体中认识个别,更通过个别来认识全体。总之,批评家对所论述的对象,必须做到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全局在胸。在肖洛霍夫研究领域里,见仁见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之作可谓汗牛充栋,鲜有大气磅礴的力作。我们并不要求每部论著都能做到这样——因为每篇论文都有其特定的主题——但只会人云亦云、掇拾别人余慧者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小说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杂”。无怪乎巴赫金称其为“杂种”,意思是说:小说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时不在把别的体裁文体的因素“整合”到自身中来,以致会形成小说本身五花八门的形态。但具体到每一部作品,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对于一部特定作品而言,在构成一部小说的多种成分中,必然有一种或数种是所谓的“主导要素”,正是它们,决定着一部小说的内在精神气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冯博士把《静静的顿河》定位在“史诗”和“悲剧”上,我们认为这种概括是很有见地的。哥萨克阶层特殊的历史要求和这一特殊要求的必然不可能实现的根本矛盾,就是构成这部小说深刻的历史文化悲剧的基础,由此而派生出了小说中一系列对立和冲突,如人性与阶级性、人民性和党性等等。

史诗性和悲剧性是决定《静静的顿河》“调性色彩”的主导要素,根据语义辨析,既说是“调性色彩”,那也就等于说,决定了《静静的顿河》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小说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征和诗学建构。一般读者经由阅读经验都不难感到二者之间的不同和差异,但要把它之间的区别说清楚,那么,不经过一番认真研究是绝然办不到的。《静》具有史诗的规模,它那宏大的叙事结构直接继承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但又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革新,这一点冯博士的文章已经讲到了。《日》中固然也有叙事成分,但在整体上抒情哲理的氛围似乎更浓了一些。《静》更执著于现时现实的事件和人物;《日》则似乎不大注重讲一个故事,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象征、暗示的氛围的营造上了;《静》更专注于作者为自己选定的特定的时空,而《日》则在特定时空之外,隐隐还在暗示一个彼岸即永恒的道德价值赖以存在的“星空”的存在;《静》以人物的众多、事件的宏大、历史文化氛围的浓烈见长;而《日》则更多地像一部心理小说,把重点放在人物内心世界、人物心理肖像的勾勒上;《静》像史,《日》则像诗,等等。当然,这都是作为读者的我的个人感受。冯博士如能引入比较的视角,将这两个大作家风格上的异同多加辨析,对于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不是更有益呢?

冯玉芝博士系我系俄语语言文学 98 级博士毕业生,受教于刘宁先生。按说这篇序言该由刘老师写才对,只是刘先生急赴加拿大,我才披挂上阵。冯玉芝是个好学生,如今又是个好教师、好军人。为她的著作写序,也是我的光荣。谨借此机会,祝愿冯玉芝博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期待着来自她的好消息。

张冰

2001 年 6 月 12 日

目 录

别奏新声(代序)	张冰
绪 论	1
第一章 肖洛霍夫小说艺术形态整合论	21
第一节 肖洛霍夫小说艺术形态整合的文学史动因	23
第二节 肖洛霍夫小说艺术形态整合的创作主体动因	29
第三节 肖洛霍夫小说艺术形态整合的构成特征	39
第二章 肖洛霍夫小说艺术形态(1)	
史诗的小说本体化	55
第一节 作者与小说关系的重组	55
第二节 时空与叙事模式再建	68
第三节 主题与叙事结构的沉浮	81
第三章 肖洛霍夫小说艺术形态(2)	
小说悲剧的现代生成	96
第一节 古典与现代结合	97
第二节 悲剧与喜剧互涵	112
第三节 生命与超越统一	124
第四章 肖洛霍夫小说艺术形态(3)	
小说本体的语言探微	132

第一节	小说语式的对应性变化·····	132
第二节	小说语言类型的适应性扩张·····	148
第三节	对话的存在方式·····	153
第五章	肖洛霍夫小说形态的本体表现(4)	
	小说的话语空间·····	159
第一节	沉默的意象空间·····	160
第二节	想象的历史空间·····	168
第三节	自在的文学空间·····	177
结 语	·····	190
附录 1	论《静静的顿河》的诗化 ·····	194
附录 2	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情节线索 ·····	205
附录 3	肖洛霍夫写作年表 ·····	215
附录 4	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 ·····	221
参考文献	·····	223
后 记	·····	231

绪 论

在 20 世纪,尽管小说已独步文学之林,但是能够成为文学之谜的小说家为数甚少,像肖洛霍夫这样独享两项价值迥异的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与前苏联国家文艺奖)的作家可谓寥若晨星。遗憾的是,肖洛霍夫并没有获得与其盛名相符的“解读”。从他的处女作《顿河故事》到《一个人的遭遇》,尤其是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无不引起争论,绵延至今。但是,人们发现在众说纷纭中,无论是针对作家手稿的“剽窃说”、针对作品人物的“迷误说”与“反叛说”,还是针对作家立场态度的所谓“喉舌说”,^① 无不是就作家的社会思想倾向、作品的主题思想而言,很少涉及肖洛霍夫作为 20 世纪首屈一指的小说家的诗学特征与艺术上的创新。

肖洛霍夫在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除了“为这一奖金决定授予一个前苏联俄罗斯作家而感到自豪”之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一奖金是对长篇小说体裁的一种间接的肯定”,并明确宣布“这种体裁按其本质来说,是艺术家—现实主义者的最广阔的基地”,20 世纪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在自己的发展中获得了本质上新的、深刻的现代特征”。可见,肖洛霍夫是作为一个高度自觉的长篇小说的革新者而步入 20 世纪文坛的。从小说历史诗学的

^① 索尔仁尼琴,转引自《涅瓦》,1995 年第 5 期,符拉基米尔·拉甫罗夫文《格里高力的各各他》,为纪念肖洛霍夫 90 诞辰而作。

角度探讨肖洛霍夫为 20 世纪的小说艺术形态带来哪些“本质上新的、深刻的现代特征”将是一个迷人而艰难的研究课题。

一、肖洛霍夫的文学史地位

以时间而论,肖洛霍夫是一位创作生涯完全归属于 20 世纪的小说家。在俄苏小说史上是继高尔基之后最为重要的作家,也是因小说创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极少数俄国作家之一。关于他的文学贡献,莫斯科大学教授列·雅基缅科是这样总结的:“在肖洛霍夫的创作中,传统并不是以对最高范本的僵化的效仿而出现。继承性并不排除创新,它以创新为前提。在创造性的掌握和依靠前人的成就的基础上,肖洛霍夫在艺术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的道路。”^① 其特点为:融古化外,“善于抢占题材的制高点”,把当代故事以间接的形式讲述清楚。他是自己创作材料的主人,他的小说形式自由、简朴,几乎每一部都艺术地概括了当代生活,都成为独特体裁的开先河之作。从早期的小品文开始,关注现实是最鲜明的创作特色。《静静的顿河》贯穿了哥萨克几个世纪的历史,但处理的仍是现实问题。在取材上,肖洛霍夫小说的涉及面很广,说他的小说容纳了 20 世纪头 50 年剧变的世界,并无不妥之处。西蒙诺夫则从另一角度指出了肖洛霍夫在文学史上的创新。普通人是 20 世纪文学的真正主人公。“肖洛霍夫把来自人民的人,或者正如大家所说,普通的人,引进了文学,并且在他的小说里让这些人不是坐在边座上,也不是坐在后排远座上,而是在这个挤满了人的大厅里居于正中的位置。他迫使大家注视他们,首先注视他们。一切心理问题他都通过分析这个所谓的普通人的心理问题加以解

^① 列·雅基缅科:《米·肖洛霍夫的创作》,第 7 页,俄文版,作家出版社,1977 年,莫斯科。

决,没有他不加以解决的心理问题,他在自己的书中果断而有力地证实了这个普通人的全部复杂性。当然,在我们的文学中第一个这样做的并不是他,然而,做得如此有力,如此彻底的,他也许是第一个人”^①。肖洛霍夫的人物既不是托尔斯泰式的“贵族精英”,也非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麦列霍夫们都是与作家同时代的普通人。在创作中,肖洛霍夫对他们“爱而知其丑”,正是这群普通人造就了小说的迷人气息。他们的“命”与“运”的相济与不相济,他们生命的基本节奏,个人的自我和生命的意义,都在心灵原色的显现方面获得了作家的无限关怀。史诗的广度与悲剧的深度在小说中有机并存,从而建立起崭新的肖洛霍夫小说美学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在普通人身上发现真、善、美,发现“人的魅力”。

肖洛霍夫的小说不仅密切联系和敏锐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而且对俄罗斯人民的历史命运和时代的悲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肖洛霍夫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观点,他“直书全部真实”(费定语)。这也是他的小说在文学史中形成争议最多、最热烈、最持久的讨论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创作思想上还是艺术上肖洛霍夫均体现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对20世纪头50年俄罗斯生活的反映犹如公正的史笔。纷纭复杂,范围广泛,内容充实,包罗万象。在这一点上,惟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能够与之媲美。他描写的是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却经过了理性化的消化与吸收。他极力揭示生活的真实,同时又把生活加以某种程度的变形,使其更有利于思想的表达,更具有艺术感染力。肖洛霍夫的生活及其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少年时代就为生活奔波,为理想出生入死;青年时代开始写作生涯之初,就被冠以政治上的“另类作家”和文学人格方

① 西蒙诺夫:《肖洛霍夫》,引自孙美玲编《肖洛霍夫研究》,第37~38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

面的“剽窃者”封号。尽管他也曾表达过自己的怨尤,但从不为各种苛责所动,他的小说始终保持了凝重的忧患意识和独到的人性见解。

作为一位联结了传统与当代的作家,肖洛霍夫是文学史建构不可逾越的课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苏联研究者推出了相当数量的肖洛霍夫研究专著,各种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也都列有专章。总的来说,多数著作都涉及到了肖洛霍夫的创作与小说史的分期、肖洛霍夫创作的内部分期这两个基本问题,但操作的角度和观点并不一致。

(一) 肖洛霍夫的创作与小说史的分期

基本上有两种定位法。一种是分期分章法,即拆散其创作整体,使其依附于线性的历时性描述。我国的俄苏文学专家彭克巽先生的《苏联小说史》即以此种范式操作。另一种是专章论述法。此种方法整体性强,重点突出,在共时性的平面上进行研究。比如梅特琴科、彼得罗夫主编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和叶尔绍夫所写的《苏联文学史》。耐人寻味的是,叶尔绍夫在专章中将肖洛霍夫限定为20世纪60~80年代的作家来加以论述,也许是考虑到著作写作与面世之时作家依然健在的缘故吧!但显然与作家的创作实践不符,与整个小说史发展脉络不符。定位时间的后移,不利于说明作家艺术面貌的历史特点。

(二) 作家创作的内部分期

在文学史上,有根据体裁样式划分作家的创作时期的,如契诃夫,基本上是小说和戏剧两大创作区域;有按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的,如大多数的高尔基研究专著,“几乎完全按照联共(布)党史分期法过于琐细地划分高尔基的创作道路,以致给人造成一种关于高尔基生平与创作的描述就相当于联共(布)党史的文学篇

的印象”^①。肖洛霍夫的全部重要作品均为小说。计有中、长、短篇小说约 30 部左右。故无从外部形态上确切分期的可能。肖洛霍夫创作的内部分期可谓“一个中心”论,即以《静静的顿河》为中心,在此之前的为前期作品,在此之后的为后期作品。主要特点是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这是由肖洛霍夫创作的复杂性造成的。《静静的顿河》洋洋洒洒,四部八卷,历时 15 年(1925~1940),其间穿插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 年发表第一部,而第二部发表已是 1960 年。在此之前,经过 10 年酝酿,于 1957 年发表了《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一个阶段包孕着另一个阶段。对创作周期长、穿插式的交互创作,作家本人的意见是:“我认为,在还没有找到完美的形式之前,我写《静静的顿河》用了 15 年时间并不可惜,可惜的是我没有写 20 年。作家应该这样提炼自己的小说。”^②可见,除外部因素外,作家创作主体对作品的内在把握也是创作阶段之间界线模糊的一个因素。问题是《静静的顿河》的创作所引发的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至其他创作阶段不是成为它的过渡,就是作为其“余响”。多年的争鸣与探讨,使这部原本就卓然不群的小说全然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于其他创作阶段的作品研究史。仅为完整性起见,众家研究者对早期与后期的小说虽不加以深入的研究阐述,但很少割舍。

我们认为,绝对的时间分期法是困难的,不适合肖洛霍夫小说研究。但肖洛霍夫在文学史上定位的时间必须前移至 20 世纪 20~60 年代;肖洛霍夫小说也应被视为一个具有统一风格的系统性的整体。从 20~60 年代正是 20 世纪文学生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演化时期,也是俄罗斯文学完成了传统与当代的转换时期。肖

① 汪介之:《俄罗斯命运的回声》,第 15 页,漓江出版社,1993 年。

② 肖洛霍夫:转引自《话说肖洛霍夫》,第 16 页,俄文版,真理出版社,1973 年,莫斯科。

洛霍夫用自己的小说显示了与文学大趋势的血肉联系。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文学评论史都应确认:忽略肖洛霍夫及其小说艺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就是片面的。

二、肖洛霍夫小说评论史概述

对肖洛霍夫的小说评论滥觞于1924年,是由短篇小说《粮食委员》引起的。肖洛霍夫曾致信马尔克·柯罗索夫,坚决不同意其在这部小说所做的分析。^①由此而开始的作家与评论界之间的对话、争论绵延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一)肖洛霍夫小说研究的分期

第一时期是1924年~1960年。这个时期,肖洛霍夫的小说均已陆续发表,并引起巨大轰动,产生了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广泛影响。这期间有两次高潮出现。1940年,《静静的顿河》的结局卷发表,在伴随着结局卷的大讨论中,诞生了B·哥芬舍菲尔的《米·肖洛霍夫》和伊·列日涅夫的《米·肖洛霍夫》,这是肖洛霍夫研究中的第一批专著。在“……不需要文学科学的独立性和作为艺术的文学的独特性的任何干预,用社会学的观点能够说明文学事实”^②这样的理论氛围中,对肖洛霍夫的小说研究局限于思想内容方面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属于单一角度的社会学研究。许多论文篇目似乎与小说艺术有关,但实际上讨论的是社会历史背景和人物政治心理前提。1958年,“两部毫无疑义的具有相当价值”的著作出版。这就是费·阿勃拉莫夫与古拉合著的《米·亚·肖洛霍

① 维·古拉:《〈静静的顿河〉是怎样创作的》,第33页,俄文版,作家出版社,1980年,莫斯科。

② 符·罗果文:《苏联文学的论争》,中译文载《世界文学》,1985年第6期,第285页。